

大都市边疆

——当代美国西部城市

〔美〕卡尔·艾博特 著

4.712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美)艾博特著;王旭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2530-3

I. 大… II. ①艾… ②王… III. 城市史-美国 IV.
K9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657 号

DÀ DŪ SHÌ BIĀN JIĀNG

大 都 市 边 疆
——当代美国西部城市

[美] 卡尔·艾博特 著
王旭 郭立明 姜立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530-3/K·539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1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8

定价: 12.00 元

Carl Abbott

THE METROPOLIT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Modern American Wes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Copyright ©1993

本书根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译出

卡尔·艾博特教授及其新著 《大都市边疆》(代序)

王 旭

近年来,在美国区域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西部崛起已成定局的形势下,西部城市史研究日益成为美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当数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现任主席卡尔·艾博特教授。笔者对艾博特教授仰慕已久,在涉猎美国西部城市史的过程中,曾广泛参阅其著述,受益良多,也有幸当面讨教,早就有意介绍其学术观点及其成就。1994年,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会年会上,艾博特教授的新著《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又荣获该年度美国城市史最佳著作奖,这更促使我最后动笔。下面将艾博特教授的西部城市史研究与此书一并介绍,弁于卷首,以代序言。

艾博特教授早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多所高等学府执教,1973年转赴波特兰州立大学。该校下设的城市研究与规划系,注重多学科交叉,是美国几大城市研究中心之一。出身于史学界的艾博特教授以其雄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成就赢得人们的信赖,自1984年起任系主任,直至今日。与其他权威性学者一样,艾博特也身兼多职。诸如一些学术团体及社会组织的会长、理事,书刊杂志、出版社的特邀编辑、审稿人、书评人、专栏作者等;与传统学者不同的是,他还承担近十种社区服务的职务,诸如波特兰市社区预算咨询委员会主席、波特兰市邻里协会审议委员会主席、波特兰市沿河公园规划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波特兰市中心区历

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有各类顾问头衔。可以说,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在艾博特身上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波特兰市是美国城市中规划最好的城市,这其中当然有艾博特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艾博特教授是位非常多产的学者。到目前为止,已独立发表专著 6 部,合著 12 部,论文 30 余篇。有关西部城市史的专著有:《新型城市化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发展及其政策》(1981)、《城市兴办人与实业家》(1981)、《波特兰:一个 20 世纪城市的规划、政策与发展》(1983)、《波特兰:西北部门户》(1985)、《1920 年至今的美国城市》(1987)。这些专著与论文,论及城市规划、城市化、区域经济、全球经济、城市景观、城市体系、阳光带、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等等,范围很广,而且,艾博特教授研究视野相当开阔,融历史学、人文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心理学为一体,可谓博大精深。这就使艾博特教授的西部城市史研究屡有创新、富于启迪,且每每显示出一种卓异的风采,在开创西部城市史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美国的城市史研究,历来偏重于东部城市。这是由于美国区域开发自东向西,东部先行一步,19 世纪便已成为美国经济政治中心。其城市无论在发展速度、规模,还是辐射范围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研究人数和研究成果上,东部城市一直遥遥领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区域经济结构变革的转折点。历史上一向默默无闻的西部和南部相继崛起,60 年代起源于西部的新科技革命更使这两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实力大增,对东部城市的统治地位构成尖锐的挑战。较及时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加以研究的,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历史学相形滞后。艾博特则以其特有的学术洞察力,在 1970 年发表首篇论文不久,便有意地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西部城市史上。

在他的及当时很具权威性的学者如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教授的带动下,西部城市史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时至今日,尽管不宜用“学派”之类加以界定,但西部城市史研究已趋成熟,且因多学科协同研究和大量使用新方法与新手段,前景可观。

对于西部和南部的崛起,美国学术界一般把它泛称为“阳光带”(Sunbelt)现象,并一度出现研究“阳光带”的热潮。但所谓“阳光带”,仅是一形象化的称谓,而非严谨而科学的概念,艾博特为此撰文“‘阳光带’的概念及其范围”,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和图表证实,新崛起的地区主要在美国东南部和西南部,以西南部为主。这样,不仅纠正了以纬度或光照时间为界定的简单作法,而且将西部和南部加以区分,促使人们注意这两个地区城市化道路的不同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在后来的著述中,艾博特进一步提出“阳光带西部”(Sunbelt West)的概念,更加明确了西部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现象,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变化不大。

“阳光带”的崛起,集中反映在大都市方面,这是艾博特反复强调的。大都市区的优先发展,实际上是二战以来美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以“阳光带西部”最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特点,也是当代世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大都市区,是有别于传统城市定义的一个新概念。准确把握它,似可更好地研究当今城市化现象,可以为合理而科学的城市规划服务。有鉴于此,艾博特提出了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当代城市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艾博特的这些学术观点,在其新著《大都市边疆》都有不同程度的阐述和发展,该书在系统地阐述了二战以来美国西部城市史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很多新的见解,可以说是艾博特对西部城市

史多年研究成果与精华的汇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通讯》和《城市史杂志》在评介这部著作时,将其誉之为“对美国战后城市化进程的典型性论述”。事实上,1973年著名资深教授杰拉尔德·纳什曾著有《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是仅有的一部系统阐述西部城市历史的专著,但较泛泛,且篇幅很小,对二战后的西部城市史也没有展开。艾博特教授则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深化,应该说,其学术水准已远远超过纳什的论述。1992年纳什教授与笔者所在的美国研究所通过国际越洋电话讨论西部城市史问题时,一再提及他刚刚看过的《大都市边疆》原稿,赞赏与欣喜之情表露无遗。

《大都市边疆》分三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集中探讨二战期间西部城市崛起的原因及联邦政府的政策;第二部分用三章分别论述西部某些城市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发展为全国性城市、进而成为世界性城市,并详细描述了城市功能的多样化现象;第三部分侧重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与全国经济的关系,城市的分布模式。总而言之,此书结构严谨,材料翔实,视野开阔,立论新颖而精辟。下面不妨分别论述之。

第一,二战以来的西部城市是美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先导(Pacesetter)。艾博特认为,二战以来,由于生产、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技术变革,生产与消费走向分散化,结果不仅导致美国区域经济结构发生改组与调整,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国家与地区间的此消彼长现象,走向新的平衡。在美国和欧洲内部,新兴地区超过传统工业地区;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汉城,雅加达,新加坡,开罗,圣保罗,墨西哥城,北京等已对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从全球来看,这种经济发展呈周期性,每一周期约50年。美国西部城市恰与二战后的新周期同步发

展,并呈先导趋势。就西部城市本身而言,从二战至 90 年代也构成一个明显而完整的时期。这是一个难得的典型。从这一典型入手,探讨城市化的发展规律,预测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艾博特确实独具慧眼。当然,很多学者也程度不同地认识到这一现象,有的把洛杉矶视为“终极城市”,有的称休斯敦为未来城市。不同的是,艾博特把这一现象置于历史大背景之中,探讨其发展规律,探讨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影响,并把它作为此书的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二,关于西部城市崛起的成因,艾博特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考察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在国内因素上,主要有:二战期间联邦政府的巨额军事开支奠定西部以国防产业为主导的基础雄厚的产业结构;60 年代首发于西部的高科技变革;美国人口老龄化、大量退休人口迁往环境宜人的西部;服务业的需求与繁荣。其中有较大篇幅论及了“大都市—军事复合体”,高科技革命发源地——硅谷及其连锁反应下形成的硅原(奥斯汀和达拉斯)、硅沙漠(菲尼克斯)、硅山(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硅森林(波特兰)、生化谷(盐湖城),人口迁移所带来的财富大转移等等,资料很详细,有说服力。国际因素自 60 年代起日见突显,表现在三个方面: I. 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其中与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往来日趋频繁,至 80 年代超过与欧洲的往来,这自然刺激了西部城市走向繁荣; II. 外来移民自 60 年代中期数量日增,至 80 年代达到 870 万,为美国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这次移民,以亚太地区为主,无形中强化了西部城市的实力。 III.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卷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西部城市重新履行二战期间的角色。

第三,西部城市正在形成一个多族裔文化的环境。二战前,美国文化以盎格鲁—萨克逊为基调。随着西部城市的兴起,移民的增

多,美国人口构成广泛多样,欧洲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混杂于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圣安东尼奥、圣迭戈、西雅图等,都带有这一明显特征。多族裔文化并存在此有了实质意义。

西部,在 19 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历史上曾是广袤的未开发地区,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边疆”。在这块土地上,各族裔之间的接触与碰撞远较东部频繁。西部开发时期,盎格鲁美国人、墨西哥人、华人等几个主要的族裔之间的交往主要在矿井、铁路、农田。一个世纪以后,则集中在大都市中,族裔成分也更为复杂。二战造成非洲裔美国人向西部和北部的大迁徙;50 年代联邦政府的重新安置计划又将近半数土著美国人迁入大都市区;60 年代中期以后日见增长的外国移民潮也多以西部城市为目的地。因此,艾博特称西部城市为下一世纪美国多元文化的“试验场”。

第四,西部城市预示着未来城市化的方向,但这是在积极意义上还是相反,美国学术界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在西部城市呈横向分布、多中心格局上。历史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大相径庭的看法。艾博特在总结各派观点后指出,新兴城市是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有别于传统的城市,要有新的评价标准。在传统竖向发展的城市中,土地使用强度从市中心向外而渐次减弱,西部城市则各地区土地使用效率较为均衡。另外,随通讯、交通设施的日益发达,市中心的位置只是一个选择而非必须,城市便有可能采取更松散、更开放的形式。这种形式有诸多长处,其主要一点便是这些城市开放的环境在空间甚至在社会上都是平等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以高速公路为媒介的“线状联系”,其市民利用高速公路可进入其他所有社区。而传统城市属“集中型”或“等级型”,某些社区具有特权化的地理位置。艾博特还用大量数据将西部与东部城市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人口密度、分散化程度方面

两地区几无差异,从而纠正了人们习惯上认为西部城市横向蔓延过度的偏颇看法。艾博特还指出如果从三维空间观察城市景观,就不会产生这种看法的差异。

第五,以大城市最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为基础形成的两大经济区,涵盖西部大部分地区。加州经济区覆盖范围集中在太平洋沿岸以及爱达荷、内华达、亚利桑那三个州的西半部。这几个州相互间的经济、文化活动来往极为频繁,呈南北向流动;得克萨斯经济区包括新墨西哥州西半部的畜牧业地区和俄克拉何马州绝大部分油田地区,以及密苏里、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等三个州的西部,轴心地带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至休斯敦一线。以两大经济区为基础,形成两个典型的核心地区(Core area),在全国经济生活中,与东部并驾齐驱。相应地,这两个经济区内的“超级大都市”洛杉矶和休斯敦也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大城市中亦日益引人瞩目。用艾博特的话来说,洛杉矶已成为“太平洋圈中的纽约”。

艾博特教授在西部城市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启发人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兴城市的认识和探讨,并为这种认识和探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重要。当然,限于笔者的能力和篇幅,这篇序言可能远远没有道出艾博特教授学术思想的真谛。好在后面我们呈上《大都市边疆》的全部译文,读者不妨细加体会。

本书绪论部分由王旭翻译,第一、三、四、五章由郭立明翻译,第六、七、八章及注释和相关书目由姜立杰翻译,第二章由韩宇翻译,最后由王旭统校全书。在翻译方面如有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指正。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部分 战争时期的发展和政治

第一章 战争和向西部的倾斜,1940—1950 年 ·····	15
第二章 城市发展策略 ·····	43

第二部分 战后时期的发展和政治

第三章 从地区性城市到全国性城市,1950—1990 年 ·····	63
第四章 通向世界的门户 ·····	89
第五章 多样化的政治·····	107

第三部分 城市与当代西部的形成

第六章 多中心城市·····	133
第七章 城市与乡村·····	160
第八章 城市与国家·····	184
后 记·····	205

注释·····	209
相关书目·····	220

绪 论

在我的案头放着一部书,它曾伴随一个家庭在 40 年间由田纳西州到爱达荷州 5 次往复度假旅行。书的封面是一帧怀俄明州牛仔骑在跳跃的马背上的照片,但下面的说明文字却另有含义:“卡斯帕——怀俄明州的中心,通向最后边疆的门户,怀俄明州公认的传统城市和工业城市。”在内封上是一幅地图,地图上的所有道路都通向卡斯帕,包括谢里登、森丹斯、格林河、瑟莫波利斯、拉斯克、夏延等城市。我们应邀撰写卡斯帕市商会简介。这本用来参考的书就是丹佛市出版的。

出版这本书的人无意之中揭示了当代美国西部蕴含的最重要的矛盾现象:它是全国最开阔空旷的地区,同时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早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预言家和城镇兴办人就预见到将有一个“大城市的西部”出现。到八九十年代他们的预言成为令人瞩目的现实,其时詹姆斯·布赖斯和拉迪亚德·基普林等旅行家可引导他们逐个城市观光,从俾斯麦到西雅图,从旧金山到丹佛。1887 年威廉·塞耶撰写的《新西部的奇迹》,描述了这些“仿佛奇迹般地产生能量与壮美的人口稠密而富庶的城市”。⁽¹⁾

除了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加州南部等地零散地分布一些油田外,西部城市化在二三十年代区域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发展很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动员是开启城市建设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的关键因素,这一趋势持续发展至今已有 50 年之久。塞耶的《新西部的奇迹》预见到西部城市最终将在企业与经济实力方面超过

东部城市。一个世纪之后,洛杉矶、菲尼克斯、达拉斯以及西部其他大城市尽管未达到塞耶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增长与极致”的程度,但它们毫无疑问重塑了美国并与更广阔的世界形成全新的关系。⁽²⁾

下面我在本书中尽力将西部这半个世纪的历史置于城市背景之中。我要说明的论点有二:1、正是西部城市规范着西部广袤的空间,并将它们与世界经济的更广阔领域连接起来;2、1940 年以来城市的发展进入一截然不同的时期,在这个新时期,西部城市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先导。

宽广、无垠、放眼望去,
似机场,似一块散布着大理石的大陆……

大多数美国人都欣赏威廉·斯塔福德的诗“得克萨斯”的这段开头。⁽³⁾我们谈及西部,自然会联想到其地域之广袤。它硕大、开阔、宽敞、伟岸、壮观。这块土地边际浩瀚,空间广阔,空气清新,天宇恢宏,风势强劲。许多试图捕捉这一地区要旨的作家在其著述中都用竖向表示法:“恢宏的天宇”、“风暴”、“天宇之意”、“天宇的广厦”。加利福尼亚州诗人鲁宾逊·杰弗斯撰写了太平洋与大陆相接处“浓云之山”和“强光微风”而成名。气候的极端性使大平原地区形成周而复始的干旱、暴风雪、暴雨、龙卷风。

然而,详细观之,我们发现,这块全国最空旷的地区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美国是以城市为依托进入西部、开发西部、规范西部的。到 1990 年,80% 的西部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中,这些大都市区从仅为 6 万人的俄克拉何马州的伊尼德、怀俄明州 6.6 万人口的卡斯帕,北达科他州 7.1 万人口的大福克斯到人口多达 1453.2 万的洛杉矶—阿纳海姆—里弗赛德大都市复合区。其余的

人口约一半居住在 2500 人以上的较小的城镇中,最后的结果是,每 10 个西部人中仅有 1 人居住在“真正的西部”中:农场、牧场、孤立于沙漠地带的加油站,以及环绕灰色的圆柱形谷仓的铁路村庄。西部城市中这种居住集中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城市化定义相一致,即:新的人口集中点的产生和已有的人口集中点的扩展的同步进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居住在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比重则下降。1815 到 1930 年间,城市化进程使整个美国从一个农村社会转变为大都市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中,这种双重进程在西部进行得最清楚、最完全。

西部已有的大都市区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上看,1940 年时西部 6 个最大的大都市区在此后 50 年中人口都增长 380%。在东部,6 个同类大都市区仅增长 64%。另外,西部人口在各级城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自二战以来,阿尔伯克基和安克雷奇之类的城市均从小城市转变为大都市。人们很难想像 1940 年时菲尼克斯仅相当于今天华盛顿州亚基马(18.6 万人)的规模,1940 年时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相当于今天内布拉斯加州的格兰德艾兰(3.6 万人)。数十个较小的地区性城市已发展成为官方认定的大都市区——从安克雷奇和布雷默顿到维塞利亚、尤巴城、尤马。

虽然西部城市几乎囊括整个地区所有的人口和经济能量,但它们也因与空旷的空间的特别关系而突显。国防、航空、休闲等关键工业在西部的兴盛盖因该地区大都市区中有广泛的活动空间可以利用。可能除了加州沿海地带外,西部其他大都市都有巨大的空间使它们得以繁衍,这有别于北美东部和欧洲的那种紧凑的城市文化。西部城市居民倾向于建造绵延较广且开阔的城市布局。他们似乎认定与户外活动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是顺理成章的。城市居民既要享有垂钓的乐趣、又想免于垂钓规范的约束,此类现象每

每见于有关波特兰、米苏拉、旧金山人生活的报导之中。⁽⁴⁾

城市与地区之间这种反差与交互影响也使北美大陆(即西部。——译者)这块空间形成独特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今天像以往一样,这些城市依然便于或推动了传统的“资源边疆”的进一步发展,牧场主、矿工、伐木工都到城市中购物、出售其产品,借贷、游说、求医问药,以及上学。城市居民则向乡村分散,建造新型的低密度城市。这种某位观察家曾称之为“重拓”西部边疆的现象在经济上把一度萧条的农场和矿业城镇转变成为兴盛的旅游区。确实,西部城市是已普遍展开并为人们所关注的经济变革的引擎,这场变革使西部几乎无人再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1940年在这一地区经济起飞时期,28%的西部劳动者直接依靠土地生活。这一比例到1980年降到6%,当时的2800万劳动力中从事农业、林业、渔业和采矿业的不足170万。

城市并不仅仅是把美国西部空旷的土地和孤立独处的个人维系在一起,它们也把这块大陆的空间与全国和全世界的大系统联接为一体,进行人员、产品、思想的交流。城市作为与全球经济的联接点,带动美国西部成为正在经历大改组的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20世纪下半期世界城市化进程出现一个新的转折。新的生产、交通、通讯技术促成工业核心区(即发达国家。——译者)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位置的重新组合。在所有层次上,都明显地出现生产与消费的大规模分散化的趋向。郊区发展超过了城市;北美和欧洲的“阳光地带”超越制造业地带;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欧美构成挑战。全球资料显示世界城市体系正在重新定位与平衡。1920至1940年间,欧洲和北美及大洋洲的工业国城市人口增加了8800万,世界其他国家增加总数仅为7700万。相形之下,1960至1980

年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仅增加 17800 万,而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幅高达 41500 万。东京、汉城、雅加达、新加坡、开罗、圣保罗、墨西哥城等现在成为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强劲竞争对手。

1940 年以来美国西部城市化的爆炸性发展就是这种全球性重新定位与平衡的一部分。休斯敦、达拉斯、丹佛是这一国际能源交换体系中的关键点。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圣何塞、洛杉矶和火奴鲁鲁都是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太平洋圈中的组成部分。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图森和圣迭戈则是拉丁美洲社会兴盛的明证。

甚至刻意在西部空间中落脚以便享受孤远清静的人的也不得不与广为伸展的网状组织紧紧地连为一体。在这样一个以粗犷质朴自诩的人们的家园内,城市是地区与全国消费及控制的网状组织的行政管理中心,诸如电力供应、连锁性超级市场、联邦的森林服务规划、联邦的储备银行等。50 年代爱德华·艾比居住在犹他州莫阿布这个空旷西部的心脏地带时,他发现,“在日渐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们也体会到他们与全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互为依存的。”⁽⁵⁾联邦政府在宽阔的新墨西哥州山地上建造洛斯阿拉莫斯城,是为了使其原子弹研制人员与外界隔绝,保证最大限度的安全,但洛斯阿拉莫斯从创建伊始便居住着一群国际化的科学家。一些被废弃的矿业城镇再生为滑雪胜地这类现代乌托邦全都通过市场把他们的服务推向全国乃至国际的客户。

这一地区神话(美国西部一向被描绘为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蛮荒之地,即美国的“神话”。——译者)的这种痛苦转变被浓缩在肯·克西和托马斯·平琼的小说间的对比之中。克西的《有时是伟大的见解》(1964)是一个描写俄勒冈南部近海地区一家独立的伐木工家庭的令人感伤的故事。这家人颇为尖刻,有时近乎于病态。在他们看来,西部城市不过是一种来自加州的劳工组织者的产物,

为人所不屑。这部小说一般被视为对消逝的美国拓荒者的赞颂。托马斯·平琼的近乎疯狂而古怪的《葡萄园》(1990)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处于同一地域的小镇加州尤里卡,但是把那里的林业工人、工会活动家和嬉皮士等置于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与旧金山、洛杉矶、拉斯韦加斯乃至东京和华盛顿相连。不论读者欣赏与否,平琼的《葡萄园》中的人们与当代城市的办公大楼中所衍生出的理性化官僚社会牢牢地连结在一起。这个红木地的西部可能依然带有其19世纪边疆某些特征,但是平琼知道,这个西部在本世纪90年代已全部被纳入了新世界。

美国西部的农村空间、城市空间及全球空间的牵引关系暗示着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当代西部城市作为全球的门户的角色令人联想到欧洲人在北美建造城市的最初时代。1609(该年圣菲城创建)到19世纪30年代(其时英国人开始放弃在美国西部从事皮货贸易)间,欧洲人在北美大肆扩展,在西部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城镇。洛杉矶、蒙特雷、圣菲、圣安东尼奥及其他西班牙城镇划定了染指五大洲的西班牙大帝国的北部边疆。在后来的华盛顿州境内的温哥华和斯波坎在其成为崛起中的美国的新城市点之前就已是英国的皮货贸易据点。后来,俄罗斯人于1804年在锡特卡建立了第一个欧洲人定居地,同年,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开始缓慢地沿密苏里河上溯探察西部。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部领地及各州的城市都是改造着大西洋世界的“城市—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始于18世纪北海附近,19世纪向东扩展到欧洲,向西推到美洲,最后于20世纪抵达亚洲和拉丁美洲。本世纪初,西北欧和北美东北部的大型制造业和商业城市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西部、南部的城市则作为